

【姬屋藏郊】偏安一隅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90710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907109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发郊 , 姬屋藏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9 of 姬屋藏郊
Collections:	Anonymous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17 Words: 4,154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偏安一隅

by Anonymous

Summary

代发，作者：鱼

灵感来源much的楼梯间封面图

正室大少爷姬发X住楼梯间的私生子殷郊，双性年下
每当夜幕降临时，都要留心楼梯拐角处那双眼睛。

阴暗的楼梯间，低瓦的台灯闪烁不定。狭窄逼仄的木板上一张单薄的床垫，就是殷郊在这个家的一切。

楼梯传来一阵低沉的脚步声，殷郊连忙关掉台灯，往墙壁靠了靠。好在姬发只是下楼喝水，厨房暖黄的灯光映在洁白的墙壁上，姬发高大的身影被拉长在楼梯拐角，光与影将空旷的客厅分割成两块，殷郊就在平整的交织处蜷缩身体，将自己融入沉沉黑暗。

他本就不该存在于这个家，褊狭的楼梯间是他的偏安一隅。

亲子鉴定书送到姬昌手中时，他也只是看了一眼，就命人将殷郊带走了。保姆把殷郊带到楼梯间，笑着说夫人在国外旅游，你就暂住在这吧。这一暂住，就是三年。

待到姬发上楼的脚步声越来越远，殷郊才慢慢挪动身体。柔顺的头发略长，耷拉在他眼前，没有血色的肌肤带着终年不见阳光的苍白。瘦削的手指在墙上木架上左右移动，摸出之前没吃完的面包。

脱水干涩的面包粗粝难咽，殷郊的胃部传来阵阵绞痛。他用拳头抵住小腹，任凭额头冷汗如雨。在咽下最后一口面包时，殷郊舔舔嘴唇，翻身睡了过去。

夜色如铁幕般落下，楼梯间伫立在黑暗之中，安静的如同时间都停止流逝。睡梦中的殷郊

没有注意，隐藏在暗夜中那双窥伺的眼睛。

太姒踩着恨天高，顶着一头大波浪回家时，殷郊正在发烧。秋天的阳光灿烂而没有温度，肃杀的秋风通过窗户，直直吹在殷郊身上。殷郊披一块蓝白相间的毛毯，头倚在白色的橱柜板上。他看见姬发朝太姒小声说了什么，随即太姒蹙眉向他望去。

殷郊缩缩脖子，把自己藏进狭小阴冷的楼梯间。

晚上，熟悉的脚步声再次传来，在寂静的夜色中由远及近，每一步都让殷郊心头一颤。“啪——”台灯被拧开，白炽灯照亮墙壁一角，姬发逆光站在楼梯间门口，高大的身影尽数投在殷郊身上。

原来姬发已经这般高了，殷郊想。他还记得见到姬发的第一面，被汗水浸透的球衣下少年的身材匀称，护膝紧紧缠在姬发肌肉流畅的腿上。姬发把篮球卡在手腕与胯骨之间，摘下头顶明黄的发带，扯起凉薄的嘴角笑了笑，哪里来的小老鼠。

“哥哥，”姬发矮身进入楼梯间，狭窄的楼梯间一下子显得有些拥挤，“父亲死了。”

姬昌去世的消息不啻于一道惊雷，劈的殷郊脸色刷白。太姒会如何处置他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？或许是再次将他赶回肮脏破败的贫民窟。

姬发好整以暇地看着殷郊蜷在角落里，发烧使得殷郊苍白的脸颊微微泛红。修长的腿在狭小的楼梯间伸展不开，只能盘腿曲起，蓝色相间的毛毯半遮半掩，露出殷郊精致的锁骨和圆润的肩头。

姬发抱臂倚在楼梯间门口，如恶魔低语般对殷郊说：“你想继续留在这个家吗？”

殷郊仰头，瘦削的下巴带着小巧的尖。

“那就用身体来换吧。”

殷郊一瞬间瞪大双眼，他双手攥紧毛毯，嘴唇快速翕动着。姬发冷笑一声，转身欲走。

“等……等一下！”殷郊叫住姬发，姬发脚步一顿，转身勾起殷郊的下巴，细细摩挲着。

殷郊的母亲是夜场的陪酒女，仗着有几分姿色爬上了姬昌的床。她从垃圾桶里捡回姬昌扔掉的避孕套，抬腰把里面的精液灌了进去，做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。可能是那个女人怀孕期间为了保胎经常打针吃药的缘故，殷郊剩下来就是个畸形。

殷郊可以是男孩，也可以是女孩，唯独不能是不男不女的怪物。美梦破碎的女人性情大变，每天都带不同男人回家。年幼的殷郊站在冰冷破旧的出租屋里，饥肠辘辘听着女人装模作样的叫床声穿透薄薄的木门。屋外灯火璀璨，没有一盏是为殷郊留的。

狭小的楼梯间让姬发难以挺直腰杆，他岔开腿跪在床板上，拉起殷郊的手放在自己凸起的下身。刚过完十八岁生日没多久的姬发尚处在少年与成年之间，但腿心的阳物却巍然可观，热气透过纯棉睡裤，灼烫殷郊的手心。

姬发拉着殷郊的手脱掉自己的裤子，热气腾腾的粗长阳具“啪”的一声打在殷郊脸上，甩下几滴清亮的腺液。红胀茎身上凸起粗硕的青紫脉络，前端鹅卵大小的龟头突突跳动，正一下又一下蹭着殷郊干燥的嘴唇，给殷郊姣好的花瓣唇镀上一层晶莹的水光。

殷郊张嘴，含住姬发勃起的阴茎上下吞吐起来。第一次伺候人的小嘴生涩无比，嫩红软舌下意识想把口中的异物推出去，反而绕着硬硕龟头不住舔舐着。滑腻的舌尖时不时扫过坚硬的冠状沟，软腻的舌身贴合暴起的青筋，濡湿整根滚烫肉茎。

发烧使得殷郊的口腔灼热无比，粗硕的龟头卡在殷郊娇嫩的嗓子处，如同泡进一汪温泉，爽得姬发连连抽气。殷郊潋潋的双眸蒙上一层水气，泪水从眼角溢出，与唇边淋漓的口水混在一起，拉着淫靡的细丝从下巴坠落，滴在半裸的胸膛上。

“嘶……哥哥好会含鸡巴。”姬发奖励式的拍拍殷郊的头，一只手抓住殷郊的头发，另一只手撕开殷郊单薄劣质的无袖衬衫，宽大的手掌肆意揉捏微微隆起的嫩乳。殷郊的双乳虽不丰满，但也隆起好看的弧度。白皙的乳房滑腻如脂，能被姬发一只手掌控。嫣红的乳粒硬挺，被姬发夹在指缝中肆意揉搓。

“唔——”殷郊的莹白雪腮被姬发的殷郊撑得鼓鼓的，腮边一点绯红，更添妩媚风流。姬发赤红双眼，按住殷郊的后脑，强行破开了殷郊的喉管。殷郊脆弱的脖颈被顶出姬发性器的形状，腥臊的腺液被卷进殷郊喉咙深处，浓重的气息熏得殷郊眼尾都飞上薄红。

在险些窒息前，姬发抽出自己被舔得舒适无比的肉茎，把湿淋淋的龟头顶在殷郊的眉心，那里有一颗小痣，此时也被蹭上一层湿亮的水光。

殷郊纤密的睫毛湿漉漉的，半垂不垂，颤动如蝶翼。他主动去舔弄姬发两个垂悬的沉甸甸的囊袋，脸上半是屈辱半是沉溺。姬发被舔得头皮发麻，他把殷郊转个身跪趴在他面前，粗戳的柱身卡在殷郊臀缝处不停摩擦。

殷郊两朵嫩红的花唇早已被淫水泡的湿哒哒的，粉嫩的穴心无助翕张着，吐露湿腻骚热的粘液。姬发伸手在殷郊花穴处抹了一圈，引得肥嫩的花穴忍不住瑟缩几下。粘稠的情液沾在姬发手上，随着姬发手指张合而拉起欲断不断地细丝。

“真骚啊，哥哥。”姬发把手上的淫液涂在殷郊纤细的背上，“给亲弟弟含鸡巴都能喷这么多水吗？”

殷郊拄着手臂撑在木板上，姬发的话似乎使他无地自容，突起的蝴蝶谷轻灵如鬼水飞鸟，在幽淡的灯光下展翅欲飞。

姬发眼神一暗，沉腰破开青涩紧致的小穴。粗硕滚烫的龟头被湿热的穴口紧紧包裹，异物的侵入使得殷郊哀叫一声，浑身都在过筛般的抖。姬发也不好受，紧涩的嫩口夹的他寸步难行，龟头陷在脂红软肉中，露在外面的柱身备受冷落。他仰头长叹一声，双手食指抠住殷郊的乳粒来回揉捏乳晕。

“哥哥，放松点，你把弟弟夹疼了”姬发手里搓揉，腰腹缓挺，嘴上却说着撒娇的话。若外人只听到这句话，还以为是什么兄友弟恭的有爱戏码。然而血亲乱伦的罪孽在灯光下无从遁形，殷郊急急细喘几声，窄小的媚红穴腔随姬发的抚弄而快速张合收缩，处子血伴随清透淫液汨汨流出，沾湿姬发青筋虬结的肉柱。

楼梯间过于窄小，殷郊被姬发顶得身若扁舟，好几次头都撞到了墙壁，他只能将头靠在床板上，破碎的呻吟连同涎水都被堵在床垫上。

姬发不满殷郊被堵住的呻吟，宽厚的手掌覆在殷郊被禽得痉挛的小腹将他拦腰抱起，手臂卡在殷郊腋下，温热的掌心从小腹缓慢上移到胸膛，摩擦处撩拨起星火般的滚烫。“啊……太深了……”姿势的转换使得姬发进入更深的内里，酥麻从小腹烧遍殷郊全身，被禽的浑身无力的殷郊两股颤颤，只能无力靠在姬发怀里。

“呼——真紧……哥哥夹得我好舒服，啊哈……”坚硬的冠状沟被殷郊娇软的嫩肉塞满，紫胀的龟头陷在柔滑湿热的软肉里，嫩红的褶皱层叠蠕动，磋磨着姬发每一寸茎身。极致的舒爽让姬发浑身熨帖无比，他轻柔地抚摸殷郊透着粉白的皮肉，落在殷郊耳垂的吻极尽缱绻。

姬发灵巧的舌头伴随下身耸动的频率在殷郊敏感的耳蜗里舔弄，口中呵出的热气扑在殷郊

耳畔：“哥哥，只要你乖乖的，我养你一辈子。”

殷郊忍不住瑟缩几下，扭起奶白莹润的腰肢就要躲。姬发顿时双目赤红，张嘴在殷郊精致的锁骨留下一个带血的咬痕，下身抽动的力度又重又快，“啪啪”的交媾声在狭窄的楼梯间愈发清楚。

姬发扣住殷郊的滢白腰窝，次次把阴茎抽到穴口，又尽数没入滑嫩的穴腔。两朵如云团般柔腻的小乳在殷郊胸前挺立，被姬发一手一个攥在掌心，不停揉捻把玩。“啊啊啊……”麻痒快感裹挟冲天欢愉冲刷殷郊全身，姬发勃挺的肉茎来回捣弄殷郊汁水淋漓的穴道，只听得殷郊高声呻吟。

“嘘——哥哥小点声，母亲在楼上睡觉呢。”姬发捂住殷郊的口鼻，语气颇为恶劣，“如果吵醒母亲，她下楼一看，你妈妈爬她丈夫的床，你吃她儿子的鸡巴，你猜母亲会饶了你吗？”

殷郊睫毛颤抖，缓缓闭上眼去。无法呼吸的窒息感让他湿热的穴肉绞得更紧，牢牢吸吮着姬发上翘饱满的肉柱。姬发收紧手上力道，粗喘着在殷郊穴腔内贯进穿出，掺杂处子血的淫水在殷郊雪白的臀肉上被拍打成白里透粉的泡沫，淫水四射飞溅，些许都喷溅在洁白的墙壁上。

“呜呜呜——”殷郊白眼微翻，被贪得脱力的双手去扒姬发捂住他口鼻的手。殷郊白腻如脂的身体被姬发贪的泛红，与姬发相贴的交合处也被姬发精壮的肌肉撞得晕开一片水嫩胭色，像剥皮的水蜜桃般诱人。

姬发掐起殷郊的脖子把他的脸与自己的脸颊紧贴，凶悍的肉刃快速抽送，插得红腻嫩红痉挛着潮喷，大量淫液从被粗硕柱身撑得几近透明的穴口喷涌而出，洒溅在床垫与毛毯之上。

高潮后的穴腔如重瓣的娇花，瑟缩着紧紧包裹姬发的阴茎。姬发咬牙低吼一声，滚烫的精液噗嗤噗嗤射满殷郊的花穴。

射精后的姬发长喘一声，松开架住殷郊的手。脱力的殷郊整个人跌在床板之上，原本紧涩的穴眼被贪成熟红的孔洞，像一朵被姬发浇灌的肥沃肉花，羞涩但淫糜的对姬发绽放全部，露出被精液糊满的花蕊。

乳白的浓精争先恐后从肉洞流出。外翻的花唇还沉浸在高潮中翕张瑟缩，外突的阴蒂微微颤动。殷郊双眼迷蒙，纤长的睫毛沾湿水气，整个人都被贪痴了。

姬发穿好衣服，低头亲了亲殷郊被涎水打湿的嫣红嘴角。“哥哥乖乖的，等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再来找你。”

良久，才从高潮中恢复力气的殷郊艰难撑起身体，他把满是精液淫液的蓝白毛毯披在自己红痕斑斑的身上，蜷起身体自我拥抱，抬头望向楼梯外的弦窗。院外虬生的枝桠横在玻璃框内，黑夜中闪烁的星月似被树枝托起。这里不是魔法世界，殷郊等不到属于他的猫头鹰。

但是殷郊也可以离开那个阴冷幽暗的楼梯间。他逃了，在姬发焦头烂额忙于处理姬昌后事的第三天。

殷郊仍在低烧，他在售票处补办一张临时身份证明，买了一张去外省农村的火车票。火车站人群熙攘，大包小包的人群行色匆匆，形单影只的殷郊在这里格格不入。

检票时排起长龙，殷郊站在最后一个。站台耀目的阳光晃得殷郊有些发晕，他抬手遮住额角，仰头望向天际。太阳投下束状光斑，周围一切都很模糊。检票员敲敲栏杆示意殷郊上车，殷郊低头看了一眼车票，攥紧的手心微微汗湿。

到点出发的火车发出刺耳的尖鸣声，车头漫起的白烟被风吹到殷郊脸上。殷郊一动不动，他在等……

熟悉的脚步声渐次逼近，殷郊微微一笑，身子一软，倒进温热宽厚的怀抱。

再次醒来，是在一个陌生的大平层。柔软舒适的进口床垫让殷郊深陷其中，身后是强烈持续的热源，正是来自姬发赤裸的胸膛。熟睡中的姬发依旧牢牢搂住殷郊，不带一丝缝隙。

沉睡的姬发褪去狠厉，眉眼有着少年般真挚的柔和。殷郊抬手轻轻戳了戳姬发的眉心，往他怀里拱了拱，继续舒舒服服睡去。梦中殷郊再次遇到他的母亲，满身脏病的女人跳楼结束自己坎坷的一生。鲜血在她扭曲破碎的身下缓缓流出，像绽开一朵血花。女人曾经姣好明亮的眼球充血外凸，浅黄的脑浆糊满她的脸。

殷郊不哭不闹，轻轻摘下女人脖子上的鱼符，然后逆着人群走到姬昌公司楼下。

当你在黑夜中发现一双窥伺的眼睛，请不要害怕，用你细软的腰肢、无辜的双眼、柔弱的外表，将他牢牢吸引，与你共坠深渊。

（作者有屁放：一个看似姬发强制爱殷郊，实则被殷郊拿捏的OOC换头文，务必将文中殷郊生母与姜王后切割。）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